



## 南海浪花 (二章)

■ 蔡旭 (海南)

### 那棵祖国最南端的树

一棵棕榈树，站在南沙群岛的琼台礁上。

我国最南端的曾母暗沙不可能有树。离它最近的这棵棕榈，就是祖国最南端的树。这棵树，横空出世已30多年。多少年来，其它作物都未能存活，唯独它创造了奇迹。

在台风肆虐暴雨摧打中，在高温高盐摧残下，一天天活了下来，一天天长高起来。在云飞浪卷的南中国海上屹立着——

站成一座日夜兼程的灯塔。站成一杆高高飘扬的旗帜。站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标志。它看到，周围布满了贪婪的心思与阴毒的眼睛。

更看到了，我们的海警船在这里下锚、巡航、常驻。

棕榈树与海警战士，在这里相知相交，相依相伴，相亲相爱。

在棕榈树眼中，海警战士是掌管着风云变幻的。

在海警战士眼中，棕榈树也是守卫祖国海疆的哨兵。

### 当年水兵的“海景房”

四面都是海景。

开门见海，开窗见海，睁开眼就是海。

翡翠般的大海，阳光下变幻莫测的大海啊。

鸥鸟在天上鸣唱。鱼群在脚下游行。姹紫嫣红的珊瑚，绽放出海底花园的神奇与美妙。

白天看海阔天空，夜晚枕涛声入梦。

顶级商品房喜欢用“海景房”作广告词，在这里可免费兑现。

哦，世界上最蓝的海。世界上最清的水。

不小心掉了一颗饭粒，也可看着它以慢动作降落海底……

就是天气热了一点，通常四五十度。

就是风浪大了一点，台风暴雨常来常往。

就是淡水少了一点，要么盼雨，要么靠船运来。

就是离亲人远了一点，最近也有1400公里。

的确是极目海天，只是日久也许会审美疲劳。

也算是两层小楼，真实的名字叫“高脚屋”。

如今，当年的礁盘已成了海岛，成了不沉的“航空母舰”。

碉楼里水兵有着同样的梦——让祖国的万里海疆风平浪静。

让动荡不安的世界永久和平。

## 荷塘意象 (外一章)

■ 赵洪亮 (河南)

我确信，风是瘦过身的，在荷叶与荷叶之间挤来挤去。

荷塘湿漉漉，失算或者沦陷，我都喜欢，就像钟情于一朵荷花优雅的内心。

我确信，湖水比照天空扯下三尺三丈三的蓝。

动词配合细浪、水柳浅红色的脚趾坐在湖岸数漫过台阶的水痕。

湖水还是那么好看，浪花一朵朵贴着水面粉饰一种意境，白鹭也是。

荷叶之间，仿佛是相爱的人在细风里缠绵。

盯着一朵荷花，清凉解渴的湖风，我只喝那么一点点，当然了还有半杯月光都给宠爱荷塘的新词留着。

气息酥软，分享阳光滴落的声音脆甜不涩。

那条通往七月的南瓜部落，看不出夏虫踩过的痕迹。

垂钓的人，像个定语，伸向水里的鱼漂像是后置，我忽略北岸垂钓光阴的水柳，向西。

向西，会遇见生态园的旧相识，一只离群索居的黑影，潜水，奔跑，直到游成羽毛清晰的野鸭。

这个时辰，一定会有白鹭站在水岸张望，并非低头沉思，而是水里的倒影形单影只。

一只赶路的白色影子，与我转身的目光重叠，湖面幽静，漂亮的羽毛距离另外一只白鹭越飞越近，越飞越近。

澄明荷塘，巧借风中乔迁而来的水生物，跟着飞鸟歇脚的湖鱼，重新获得隐居于此的理由。

就像某一天，百亩向日葵园里的咳嗽声叶子泛黄，阳光在脚趾间晃来晃去。

### 一塘青词

陌生的风有些糖甜，水珠裹好燥热，陪荷叶晃来晃去，那些白色鸟鸣，垫高了脚尖追赶天空。

不知不觉，又闻了闻修饰荷花园的那群莲蓬袖口上的清香。

撇开凋零，几朵衣衫褴褛的枯枝，和处于盛夏的荷花比对高贵。

这片被翠微修饰后的池水。几支荷就有几幅插画，一只蜂鸟围绕自己的美学、拍照

留存，虚张声势。

这格格不入的美韵，荷花粉红色的话题很容易形成幻觉，更何况通往八月的木制小道距离修辞那么近。

我们赏荷都是认真的，鱼群围着水草根部规划疆域，划船的水蛭也是认真的。谁也没有意识到，天空

## 新县最美的红

■ 郑立 (重庆)

### 红色回澜

新县，红涛之上诞生的热词。

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，一馆波澜壮阔的红涛，把峥嵘还给了往事。

先后诞生红四方面军、红二十五军、红二十八军，三大主力红军挺起了中原的脊梁。

先后留下董必武、徐向前、刘伯承、邓小平、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千里挺进大别山、逐鹿中原的光影，定格了“28年红旗不倒，28年火种不灭”的奇勋。

时光寂静，英雄广场、兵器园、主展馆、将帅馆，与时空互认历史的证言。

岁月无声，红军旗帜、“列宁号”飞机、红军的大刀长矛、文献资料、烈士遗物、历史照片，与历史互映红色的物证。

从汉白玉浮雕《山魂》，到气壮山河的“将星璀璨”铜雕，到青砖墙上饱经沧桑的《中华苏维埃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法令草案》……那是理想与信仰的坚守，命运与历史的抉择：人民是江山。红色大别山，辉映历史的英雄传奇，349位开国将帅舍身忘死、浴血奋战的红色回澜。

英雄山下，震古烁今的誓言，滋补我们的精神之钙。金水河畔，名垂千古的殊勋，澄澈我们的力量之源。

### 红色记忆

红色烙印，任凭狂风暴雨的摧折，绝不退场。

红色足迹，任凭日月时空的变换，绝不褪色。

新县首府路、航空路革命旧址依然简朴而静默，把1931年、1932年的辉光装

## 茶马古道

■ 刘志宏 (甘肃)

翔的激情高耸无数个角度的走向；“茶马互市”的风采，傲视春秋的苍茫轮回；三江汇流，携手豪迈的血性在青藏高原的肩头盛开虔诚的祝福。

一条古道，是刻在世界屋脊上的文明坐标。

### 诗意雪莲

拥抱着青藏高原，在雪域的衣襟上绽放夺目的美丽。

一朵盛开的英勇，举起生命的坦白和自述，从扎西胸口划过雪山冰川的伤痕，以坚定的慧眼膜拜生命；严寒中的舞蹈，流淌着那达草原的沧桑，撒一路冰清玉洁，根脉深处盛开格桑旺姆粉红色的心事。

帧入历史的镜框。

一架“列宁号”飞机，缝补了破旧的年代。

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、省委旧址，鄂豫皖省工农民主政府旧址，鄂豫皖省委航空局旧址，鄂豫皖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旧址，鄂豫皖苏区税务总局旧址，鄂豫皖军委及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……穿越凄风苦雨，依然岁月回甘。

淘洗时光。一群热血澎湃的人，张国涛、徐向前、陈昌浩、沈泽民、曾中生、王平章、蔡申熙、舒传贤、邝继勋、周纯全、郭述申、高敬亭……一页页红色的记忆，沉淀了人间的风雨。

大浪淘尽，红黑分明，他们以各自决绝的抉择，走向了历史的天空。

被阳光打开的珍藏，光焰四溅。

被春天翻阅的册页，万物生辉。

形若金菊、花盘硕大、香味清幽……炊烟飘不到的地方，苍鹰飞不来的地方，牦牛脚印踩不出踢痕的地方，一朵朵圣洁开疆拓土，收拢阳光的羽翼，让宁静澄澈的温馨，在超越极限的梦中燃烧。

狂雪中飘扬着高贵，严寒里滋养着信念。那诵经的梵音蛰伏不屈的执著，沿着古诗词的平仄，壮烈地开满亘古的彻寒。

牧鞭甩响的苏醒，亿万年的脱胎换骨，从容自信把冰冷化为流水的柔情，让雪线春天般的温度，一个劲地往骨头里钻。

阳光的红唇，叠印在无畏的花瓣上清香虔诚，伴着乡愁结满冰山雪峰的热望，一任无畏的骨骼拔节爱的回响……



留存，虚张声势。

这格格不入的美韵，荷花粉红色的话题很容易形成幻觉，更何况通往八月的木制小道距离修辞那么近。

我们赏荷都是认真的，鱼群围着水草根部规划疆域，划船的水蛭也是认真的。

谁也没有意识到，天空

让出的部分，一只灰鹤第二次飞过的时候，诗韵正把几个游客的惊讶列入图表。

当然，和我一起去看生态园的还有柳风，我下意识看看天空，没有旅居的雁影去构思忧伤的灵感。

总感觉时令尚早，莲子果肉里的火焰柴火正旺，酿

酒师还在分装甜糖的口感。

桥头文化广场，似乎还有没有散场的雨声，一路上，柳风说着似是而非的导言。雨断断续续，始终围绕碧荷连天抒情，连椅都是雨水，居然找不到一处可以歇脚的乡愁。